

薇薇安的日记—七月

7月1日，星期二：连续4个晚上被邀约出门，对我来说不太常发生。你们是知道的，除了戏剧表演或古典音乐会这样的特殊场合，我喜欢待在家里。今晚，维珍航空发表了我们设计的制服，我们确实享受制作这个系列的过程，不只是女空服员的制服，还包括了按摩师和侍者等所有其他功能的制服。女空服员们确实看起来很赏心悦目。不管是谁为她们做的发型，做得很成功，把头发从后面全部挽起来，在顶上高耸起来。我喜欢男空服员制服的质感，还有面料丝线微妙的色彩搭配。

一款衬衫的领子太小——

一般而言我讨厌小领子，我们会修改它。我们在面料上下功夫，用的面料是最环保的。「金发美女」也在这活动演出——她大概觉得必须在这些私人宴会表演很无趣。我，有同感。

7月2日，星期三：布莱恩·亚当斯的为布莱恩亚当斯基金会募款的野餐会，基金会支持 BLESMA, Blind Veterans UK, Combat Stress, SSAFA and War Child

(这些慈善机构帮助军人、战争中的儿童，还有眼盲或无手、无足的退伍军人)。地点：却尔西医院，在教堂中有歌剧音乐会。这雷恩建筑是完美的，黄金分割，热望与节制之间的和谐。布莱恩在开场时唱了一小段，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难怪他热爱歌唱，他还持续一个月一场在世界各地的演出，这也允许他拨出时间做其他有兴趣做的事——

摄影，花时间和家人相处。他是个好厨师：素食。我们和伊娃·赫兹高娃以及她先生葛雷戈里奥聊了一会儿。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马克·欧姆罗德，圣诞夜在阿富汗徒步巡逻时，踩到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失去了双腿和右臂。

7月3日，星期四：翠西·艾敏生日宴，在马克的俱乐部。太多人了，翠西没和我们说上话。很久没见到她了，她说答案是：她会来拜访我们（只有她），而且待上24个小时。她的经纪人是白色立方体画廊的杰伊·乔普林。他的父亲是如此地以杰伊为荣，他问：「你认识我儿子吗？」我的表情让杰伊赶过来告诉他——薇薇安不喜欢现代艺术。

我很开心地发现伊娃和葛雷戈里奥也在那儿，和他们多聊了一些。她们是如此仁慈真诚的人，他爱慕她，而且总是想想听到她对事情的看法。她有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子，辛苦的工作。伊娃依然是个超模，如此地强而有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她的体形尺寸看起来比实际上大，但8或10号的衣服她穿起来依然是完美地合身。

7月4日，星期五：莎朗·奥斯本邀请我们去海德公园看奥齐表演。虽然她和女儿凯莉有时确

实会穿我们的服装，但我觉得她人真好，还想到邀请我们。我确实喜欢重金属，但除了听到时能辨认得出重金属，还有只听一小段的时候我喜欢听，我不曾听过「黑色安息日」或任何其他乐团的表演。因为凯莉对公益事业还有那些不公义受害者的支持，我对她有些许认识；我发现和他们的家庭友人谈话很有兴味，他们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颇有概念。莎朗赶走了一个无票入场的家伙，她的态度强硬，没得商量。

总之，我还是没听到「黑色安息日」的演出，我们坐在他们后方的侧翼，只能听到噪音、感觉到节拍。奥齐跑到一边，然后挥舞着手臂回到另一边，整个观众群模仿他，摆动着像是玉米田里的玉米随风舞动。可惜我儿子班没和我们一起来，他有一次描述着奥齐可以是多么地搞笑，笑得他自己都爆开了。我们在他们表演快结束的时候离开，避免卡在大批散场的人潮之中。谢谢你，莎朗！我们玩得很开心，但抱歉我们没有留下来和奥齐碰面，我们那时都累了。我们原本可以赶去瑞莉·霍尔在里奇蒙的派对——我们喜爱她，但我们有太多事要做，无法尽情狂欢。

7月7日，星期一：我们亲爱的朋友罗丝姐，也是我们在义大利的制作伙伴，到我们家住一个星期。她每天都去工作，以了解设计的原型，还有她须要对样品系列还有最后的主要生产制作所进行的修改。

7月10日，星期四：莎米·查克拉巴蒂是凡妮莎·蕾格列芙和我的助理泰瑟的朋友，她建议我们碰个面。我们下班后骑自行车到汉默史密斯的一家餐厅，我们对于和凡妮莎见面感到很兴奋，但莎米事先告知我们，她可能要提早离开，上电视评论政府（在劳工党也同意之下）所进行，把我们推向被监控之途，那鬼鬼祟祟的行为。

凡妮莎很明白地反对政府的作为。我对政府的看法是：他们是如此地愚蠢，如果他们有能力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不管他们怎么做都不会有任何差别，但是他们将会到处制造错误，让没错的人成为他们偏执之下的受害者，不提供他们宣称拥有的秘密资料以外的任何理由就绑架人，然后把人砰的一声关起来，钥匙丢掉——

而「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匍匐着我们接受了，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那只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不管怎样，这个议题走得更远——一直到欧威尔1984的世界——

我们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但同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秘密资讯的存在，而且接受政府有权取得这些资讯并依据它采取行动。记得在「1984」里面，老大哥（Big Brother）

并不真的存在，但是大家相信他的存在——既然如此！电脑档案就不需要存在了——

政府要的时候只要假装就好了。他们仰赖人们互相传递消息——温斯顿，小说主角——

他邻居的女儿通报了她爸爸；温斯顿自己，因为厌恶这体系，把自己的感觉暴露在一个实际上是体系里密探的人，结果温斯顿走进了他自己的陷阱。除此之外，这体系只是专断地挑选

受害者（尤其在今日，如果你刚好是个回教徒——看看发生在夏克·阿莫尔身上的事。）

然而还有更多，人们被列在黑名单上，因为他们参与了工会活动，或其他反政府政策的活动，他们永远找不到工作。在史坦贝克所著的「愤怒的葡萄」里，这被描述得很清楚，是个普遍的事实。这也直接把我们带到「思想警察」的事实。

我也许会更小心、完整地为气候革命写一篇关于这的文章，和日记分开。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我们开始觉得这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莎米说，她一位最近拜访过她的美国朋友是个神经紧张的人，她觉得因为莎米的身份，她会被监视，而她自己则会被贴上危险威胁的标签。

一个星期后，当帕美拉来访并安排去看朱利安·阿桑奇，她的儿子害怕她将不回被允许回到加州。朱利安和爱德华·斯诺登是美国的头号通缉犯——

因为他们藐视它。监视造成了地毯式的恐惧还有对老大哥的接受。在「1984」，人们变得热爱老大哥，认为他是他们的保护者——甚至保护自己免于受到来自于自己的伤害。

大约五年前，我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赫卡柏」里，看到凡妮莎演出。在特洛伊之战后，特洛伊皇后赫卡柏（凡妮莎饰）成为希腊人的俘虏。她的未来是成为奴隶；她的丈夫（国王普里阿摩斯）死了，她许多的孩子，已经一个一个被杀害。她已经超越了人类所受的苦难——只是从她先前睡着了的地上站起来，只是做到这个，站起身来——

都是不人道的：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你必需要强化自己。但是她必须找到埋葬她儿子尸体的方法，之后由于奥德赛的背叛，她必须承受牺牲她仅存的最后一个女儿波里克塞娜的痛苦。赫卡柏杀了那犯下这最后罪行的首领他两个小儿子。

当你最后成为这样一个怪物，凡妮莎说，她必须面对的是「复仇是唯一宣泄的管道」。她身为终身为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人道对待的巴勒斯坦人发声的运动家，这样的经验大概为这做了准备。

凡妮莎告诉我，当她们把这戏搬到布鲁克林，导演把整个戏院布置得像个营区，从看台到舞台，帐篷安置在观众席之间。那真的是了不起——而且大爆满。



在肯·罗素的电影「鲁登的恶魔」，凡妮莎扮演金妮修女。非常好。故事来自奥尔德斯·赫胥黎依真实故事所着的「鲁登的恶魔」，内容叙述爱上一位英俊神父尔班·葛兰帝尔的修女们假装被魔鬼附身，她们宣称他以恶魔的形式强暴了她们，他因此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黎塞留（译注：当时的法国红衣主教）是有政治意图的。

7月14日，星期一：到英国广播公司大楼，威斯敏斯特，事先预录我反对压裂的看法，我们在户外拍，泰晤士河和国会作为背景。

在我们所举办，没有压裂支持者出席的五场巡回辩论会之后，乔`我自己和我们的团队思考着下一不怎么走。那些压裂支持者逃避了我们的挑战；继续邀请他们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虽然我们还没打到这场战争中的前哨战，我们已经提醒了全国的媒体这场战争的事实。

7月16日，星期三：现在英国广播公司邀请我参加午间新闻节目。他们先播短片（这部分称为「肥皂箱」），接着我和论坛上的政治人物——肯·克拉克和莉兹·肯道尔——接受采访。（BBC每日政治）我清楚地解释了一个事实……有人说在美国压裂是成功的，这不是事实。现在他们的开采到了顶点，开采者已经赔钱而且破产。

肯·克拉克继续以令人信服的样子胡扯；实际上反而让我们相信：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当我有机会回复的时候，我不玩有礼貌的游戏，我只是说：「肯·克拉克刚才说的完全是错的！」，接着我完全破了他主要的论点。莉兹·肯道尔一样糟；为劳工党发言，她说：「只要确保做好防护措施，她支持压裂。」如果她运用十分之一的脑力来思考这个问题，她将知道防护措施是不可能的。

听他们发言让我两手抱头。这么做之后，我停在那一两秒，让摄影机可以捕捉到这画面。

这肢体语言，还有费心地让自己看起来好看，是在以这么短的时间讨论英国人面对的最重要战役时，我最重要的武器。你没看到吗？这是我们阻止气候变迁所必须踏出的第一步。如果不战第一场，怎么有机会战第二场？

我知道，即使你有办法揭露政治人物的愚蠢，他们也不在乎——

尤其是像肯·克拉克那样又老又硬的——

他们太自满于自己的力量，还有从媒体得到的支持。不过我还是请辛西亚以我的名义在推特上推「真是太可怕了！肯·克拉克和莉兹·肯道尔不关心发生在人民身上的事。」

如果我下次（还有机会）在电视上发言，有一个诀窍我一定要记住：不管他们问什么问题，就回答你想说的那一件事。我那时应该选择说：「向特拉法加广场一样大的钻探井将遍布这个国家，你房地产的价值将下降25%，因有因为如此，整个经济会崩溃10~15年。因为这是在他们开采到足够的瓦斯之前，我们必须等待的时间。」

同时请读[Help! – Part](#)

[3](#)，在这一篇文章怀疑水力压裂只是政府的诈骗，但它也解释了：不论如何我们都要对抗，还有为什么这对我们如此重要。

7月19日，星期六：搭火车到

Latitude音乐节，同行的有电影制作人罗娜·塔克、她的摄影师和泰瑟（她准备了野餐，我们在火车上吃）。黛菲的双胞胎姐妹（不太像）凯蒂在我们下车后和我们碰面，她为绿色和平组织工作。我接受了一些访问（天气很热）。约翰·扫文将为绿色和平组织在舞台上采访我和弗兰克·休伊森（北极30）。帐篷满布。约翰试着找出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点，他谈到我们的童年——什么造就了我们的反骨。

我说：我的生活是理想的。我的父母疼爱他们的孩子，我住在乡村，当经验在叛逆的神经上施压的时候，我变得有自我意识：为什么事情一定要这样而不是那样？——

尤其是和不公义以及苦难相关的：为什么我应该这么幸运？当我回头看，我想这塑造了我的生活。

弗兰克谈到他是如何地敬仰他的好爸爸。他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爸爸被命令去杀一位囚犯，他没办法这么做，他把囚犯带到小屋后面，告诉他快跑。对那囚犯来说必然很可怕

；那是一个众所皆知杀人的方法—告诉他们快跑，然后从背后射杀他们。

我抓住这个机会谈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所要了解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阻止气候变迁。紧急！唯一的出口是这个：



这，当然，可以完全改变这个世界，因为绿色经济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战争，有历史以来，都是为了垄断土地上的原料还有剥削人民的廉价劳动力而开展。我们可以说，因此它是不可避免的，而经由对应气候变迁—将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转化为一个永续且和平的世界—我们（最终）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世界。唯一的问题是，「最终」太长了。

我最重要的讯息：年轻人是理想主义的。他们可以推翻目前的统治者—

透过在社交媒体上的运作。在气候革命，我们必须要和年轻人一起合作，我想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政府无法对他们像对我们大多数人一般置之不理。

但是，情况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我认为反压裂的诉求是个政府和人民角力的试验，而我们会赢；老政权摇摇欲坠。阿根廷破产了，美国欠债17兆。石油和石化燃料公司在赔钱，油元可能崩坏—这表示美国将会垮台。

弗兰克谈到他在监狱里那一段时间，冷...坏，坏，坏。待了67天。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在那待上数月、数年或永远。

沟通—唯一的办法。

每天，他用任何他能取得的东西做绳子，晚上，他在尾端绑一张讯息，上面注明他希望收到这讯息的人的名字。晚上，囚犯把这些挂在窗外，挥动它，让彼此的绳子卡在一起，把它们传下去。大约四小时之后你得到回应—

那里有很多在不同楼层的囚室，要花一些时间。收信者是唯一打开讯息的人。弗兰克是绿色和平组织坚强的斗士，他永不放弃。

天还亮着的时候我们搭火车回家。它在每一站都停。我们必须换车，当我们跑过桥换车时，他们停在那儿等我们。然后又一次我们每站都停，午夜12点抵达利物浦街。对我而言这天最棒的部分是最后几站，当一群青少年（狂欢者）上车的时候。他们大约在18到20岁之间。

一个黑人男孩在我们旁边的座位坐下，中等大小的爆炸头用卷起来的大手帕围起来。我无法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他很好看，一直对着坐在我们后面的朋友说话。他的朋友也很好看，

他看起来像是非印混血，值得自豪的特征；大。我们下车时我看到他们的朋友是三个白人男孩，一个比一个帅气。他们一起是如此地可爱。在街上有很多上夜店的人，女孩们穿着厚底高跟鞋（很难跳舞？）他们看起来真的很迷人，打扮得跟电影明星一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真的发生了！但他们时下流行跳舞的舞曲到底是怎样的音乐？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知道的。

7月21日，星期一：我们去看朱利安·阿桑奇。我们很高兴能看到彼此。距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我们都很忙。

就像在「1984」里面一样，政府歪曲事实，给我们虚假的历史；但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同的是，那儿还有叫做「维基解密」的，对事实真实的记录！—

一个否认政府看法的完整图书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资料库。如此简单，如此聪明：任何想这么做的人都可以发布事实，官方拿它没辙，欧巴马先生—

所有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在他们揭露真相时加上「危机解密说...」的序言，然后他们就可以从指责免疫。

我不认识任何人比朱利安更清楚这世界正发生的一切。我希望他将会喜欢我所提议，把这知识以书籍形式表现的计划。

朱利安跟我说了一段很有哲学深意的话：除非他亲身经验，他并不真的相信任何事。他给的例子是土星环。他年轻些的时候热爱天文学，也爱土星环。有一次他从望远镜看到土星，并且亲眼看到土星环，接着他体会到以前他并不相信。因此虽然他并不相信气候变迁，相信它存在的看法所具有的重量，让他有同样的看法，相信它是存在的，（我刚查了「看法」（opinion）这个字，「根据缺乏证明、临时的信念、有可能的观点，而产生的判断或相信。」）

7月22日，星期二：帕美拉来工作室拜访。她本来要跟我一起去看朱利安，但有事耽误了。因为太迟了，所以她自己去。那天晚上安德瑞亚和我在我们共同的朋友菲利普·崔西以及史蒂芬的工作室所安排的自助式晚餐和她见面，帕美拉的先生里克、儿子布兰登（他正在我们这儿实习）还有另外2位菲利普的朋友也在一起。

她对与朱利安的会面感到兴奋，他给了她如何以最佳方式使她的新帕美拉·安德森基金会更有效能的建议。



伊娃·赫兹高娃在「*Vive la*
Cocotte」系列。我们记得这礼服的颤动。化妆：玛丽·葛林威尔，发型：山姆·麦克奈特